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及推进路径研究*

刘国斌 李思圻

摘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等国家级战略的重要方略,具有深远意义。随着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等不断发展和赋能,县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呈现出“特色产业+”融合创新、科技创新带动、“绿色生态+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数字赋能+智慧县域”等新模式,但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在新时期,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应加快县域智慧产业体系建设,推进新型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培育和壮大县域新质生产力,推进县域绿色生产力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推进新型县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县域经济;新模式;新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6-0144-09 收稿日期:2025-07-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农业生产性服务嵌入视角下东北黑土区保护性耕作补贴政策效果评价及优化研究”(24YJA790009)。

作者简介:刘国斌,男,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长春 130012)。

李思圻,女,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生(长春 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创新,是在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顺应国家战略要求、破解自身发展瓶颈、谋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选择,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核心价值在于筑牢现代化根基、促进共同富裕、保障国家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从国家政策支持情况看,2023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其重点任务包括完善县域商业网络设施、发展农村物流共同配送、推动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丰富农村消费市场等。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扩大县域就业容量”的重要任务,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作出了“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这一重要部署,既延续了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支持县域

产业发展的思路,又在新的起点上对县域富民产业进行了战略规划。可见,县域经济发展已然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但是,也应该看到,县域自身发展也面临着传统动能减弱、产业结构单一同质、要素制约加剧、城乡差距与民生短板等瓶颈。基于此,有必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新路径等展开研究,进而破解发展难题、释放发展潜力、提升发展质量。学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研究。胡斌(2016)归纳总结了循环型工业、循环型农业、绿色回收、循环型社会发展模式。杨文学等(2022)认为,“千亿县”形成了创新驱动主导、产业集群驱动主导、区域融合驱动主导、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资源驱动主导和核心企业驱动主导六大发展模式。党艳东(2024)认为,统合经营模式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类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

宋向党(2019)基于系统理论,提出贫困县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理论模型,并以河北临城县这一贫困县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方迎风(2022)认为,基础教育、人口增长是近十几年县域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动力。孙淑惠等(2025)认为,从驱动机制来看,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维度因子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具有较强解释力度。

第三类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制约因素方面的研究。谢易和(2024)认为,自身禀赋优势发挥不充分,产业转型升级配套供给不足和相关要素集聚效果不佳等问题制约着广西县域经济发展。王兰兰等(2024)研究提出,“撤县设区”改革不能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贾晋等(2025)认为,县域经济面临着“收缩型”县城和“空心化”乡村并存导致的人口困境,不利于其高质量发展。

第四类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方面的研究。田雪原(2023)提出,县域经济发展应大力推进种植业现代化、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扶持壮大民营经济、培育特色县域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刘立云等(2024)研究提出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强化县域科技原始创新与转化应用、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厚植产业载体根基等路径。胡向东(2025)提出,县域经济需要以要素自由流动、提升县域承载能力、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多向发力促进农民增收。张倩(2025)认为,深挖数字政府建设红利、统筹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行路径。

综上所述,学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对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但是,随着产业融合、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城乡融合、数智化发展等方面的不断演进与发展,县域经济的新产业、新技术、新生产力等不断形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也使得县域经济发展表现出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带动、绿色经济引领、城乡要素深度融合以及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何在这些新的变化条件下促进县域经济新发展成为重中之重。因此,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及推进路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此,本文以“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

因素—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为研究逻辑,深入探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动力机制、制约因素及推进路径。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本部分通过“特色产业+”融合创新模式、科技创新带动模式、“绿色生态+价值转化”模式、“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模式、“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模式分析,深入解析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特色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该模式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文化、生态、区位等资源禀赋,做强1—2个核心特色产业。主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特色产业+精深加工”模式,主要提升农产品、原材料附加值;第二,“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模式,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和龙头企业品牌,提升溢价能力;第三,“特色产业+电商直播”模式,拓展销售渠道,直达消费者,缩短流通环节;第四,“特色产业+文旅融合”模式,重点发展特色产业观光、体验、研学游等项目;第五“特色产业+科技创新”模式,重点引入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产品质量(见图1)。从具体案例来看,如:福建沙县区“小吃产业+供应链+文旅”模式,该模式主要以沙县小吃产业为核心优势,通过标准化与连锁化,成立沙县小吃集团,统一原料、工艺和门店形象,全球门店超8万家。同时,加强供应链整合,建设中央厨房和冷链物流,带动本地种植和食品加工产业。此外,文化IP开发,打造“小吃文化城”,推出非遗技艺展示、美食节等活动,小吃产业年营业额超5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贵州丹寨县“非遗蜡染+旅游+扶贫”模式,该模式以苗族蜡染特色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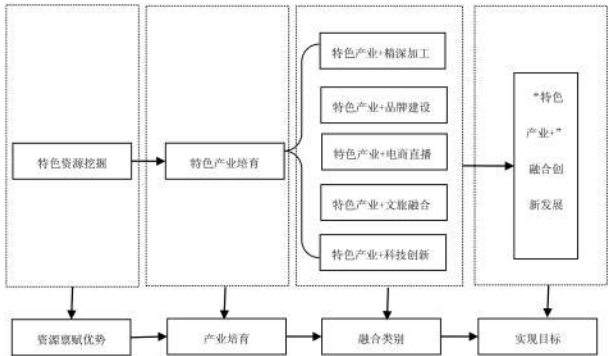


图1 “特色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为依托,通过特色产业非遗活化,与万达合作建设非遗小镇,邀请匠人驻场演示,开发时尚蜡染产品,通过文旅融合,推出“蜡染体验游”,游客参与制作并可定制个性化产品,通过扶贫联动,建立“合作社+农户”模式,丹寨蜡染产品年销售额超2亿元,带动5000余人脱贫,成为国家级非遗扶贫案例。总体来看,“特色产业+”融合创新模式适用于具有地方特色产业优势的县域。

(二) 科技创新带动模式

县域经济科技创新带动模式是指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方法。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利用科技要素打破县域资源约束,激活内生动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见图2)。从其具体模式分类来看:一是产业升级驱动模式。该模式特点主要是依托传统产业基础,通过技术改造、数字化赋能提升附加值。主要路径是引入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或制造业升级。如:浙江诸暨市通过智能化改造袜业集群,实现从“代工”到“品牌+研发”的转型。二是高校/科研院所辐射模式。该模式主要特点是借助高校或科研机构技术外溢,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主要路径有共建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如:江苏昆山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研究院,培育出小核酸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三是龙头企业引领模式。该模式以本土或引进的科技型企业为核心,带动产业链创新,通过龙头企业建设创新平台,中小企业配套形成生态圈。如:福建晋江依托安踏、恒安等企业建立国家级鞋服研发中心。四是数字经济赋能模式。该模式主要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县域经济形态,通过发展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数字文旅等新业态的路径实现。如:贵州息烽县通过“大数据+农业”实现猕猴桃种植精准化管理。五是飞地经济突破模式。该模式主要利用跨区域合作共享科创资源,破解县域高端要素不足,重点在中心城市设立“创新飞地”,研发在外地、生产在县域。如:浙江苍南县在杭州建立“产业飞地”,吸引生物医药人才团队。总体来看,科技创新带动模式是县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带动新趋势展现出的新的模式,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高科技、高效能的特点突出,主要适用于技术优势突出、区域优势明显、产业创新能力强的县域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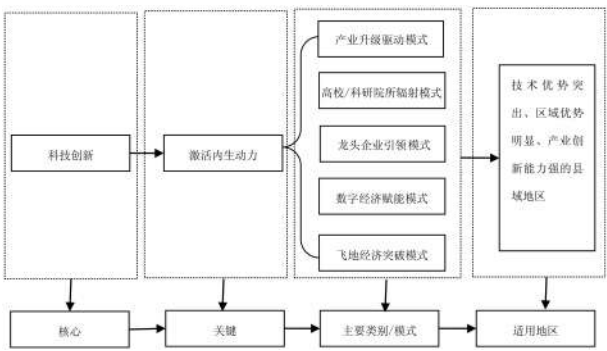


图2 科技创新带动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三) “绿色生态+价值转化”模式

“绿色生态+价值转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之一,核心在于通过绿色赋能,将优良的生态环境资源转化为能够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收益的重要资产,实现绿色生态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的转化,进而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互促的新格局。该模式克服了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高污染、高能耗、低价值的弊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县域经济当前乃至未来很长时期内的新发展模式(见图3)。

从具体案例来看,如:浙江安吉县“两山”模式,该模式主要特点表现为“生态修复+全域旅游+品牌赋能”,主要实现路径为:关停污染企业,修复矿山和竹林生态系统,发展生态农业(如白茶产业);打造“中国美丽乡村”品牌,开发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年旅游收入超300亿元;通过“安吉白茶”地理标志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其模式创新在于建立“生态账户”量化资源价值,探索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生态补偿机制反向激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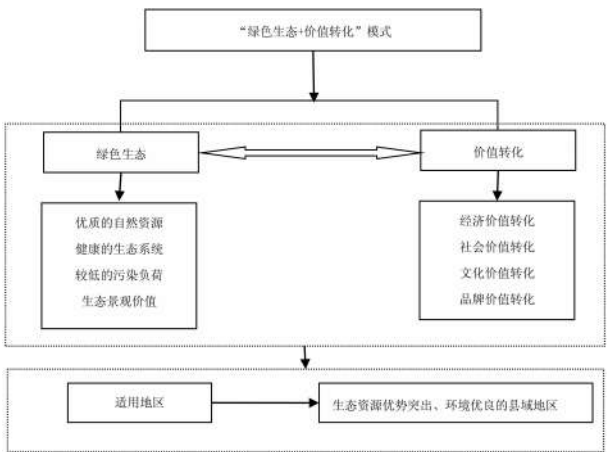


图3 “绿色生态+价值转化”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村镇保护环境。福建武夷山市“茶文旅融合”模式，主要特点是“文化IP+产业融合”，主要路径包括：以武夷岩茶为核心，构建“茶种植—加工—研学—旅游”全产业链；开发“茶文化体验游”，带动周边民宿、餐饮业发展，2023年茶文旅综合收入超50亿元；通过“数字武夷”平台实现茶叶溯源，提升品牌公信力，其创新点在于非遗技艺(武夷岩茶制作)与现代消费场景结合，实现文化价值转化。总体来看，该模式适用于生态资源优势突出、环境优良的县域地区。

(四)“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模式

“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之一，核心在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县城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和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见图4)。从其发展实践来看，第一，该模式强化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基础设施(交通、水电、通信)、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水平，吸引人口回流和聚集；第二，发展都市近郊型县城，主动承接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外溢，发展配套产业(仓储物流、休闲农业)、建设“卫星城”；第三，建设特色小镇，尤其在乡镇层面，围绕特定产业或功能(如康养、科创、文创、物流节点)，形成小而精、特而美的产城融合单元；第四，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动人才、资本、技术下乡，激活农村闲置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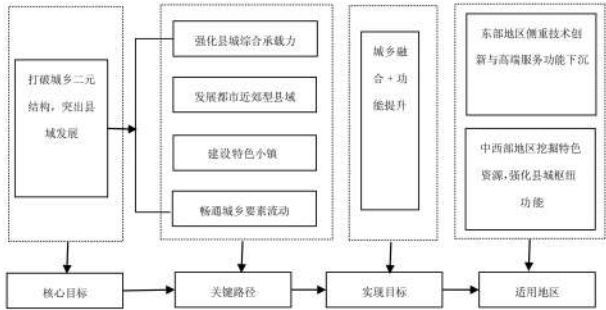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从具体案例来看，如：浙江德清县“城乡融合+功能互补”模式，通过空间重构，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将全县划分为“中心城区—特色镇—美丽乡村”三级网络，形成“县城综合服务核+莫干山文旅带+乡村特色产业集群”的空间格局；通过产业协同，县城聚焦高端制造(如生物医药、地理信息产业)，乡镇承接配套环节(如零部件加工)，乡村发展特色农业(如珍珠养殖、生态茶叶)；通过服务均等化，推行“医共体”“教共体”改革，县城三甲医院

与12个乡镇卫生院实现资源互通，乡村学校与杭州名校共建在线课堂，建成覆盖全县的“乡村智慧大脑”，实现社保、户籍等政务服务“村村通”；通过要素流动破除制度壁垒，在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中允许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发展产业，累计成交地块200余宗，农民分享增值收益超5亿元。该模式以县域为单元统筹资源配置，避免城乡同质化竞争，通过功能分工实现互补(县城强服务、乡镇强特色、乡村强生态)。总体来看，“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模式适合东部地区侧重技术创新与高端服务功能下沉(如数字经济、工业设计下乡)；中西部地区挖掘特色资源(民族文化、生态农业)，强化县城枢纽功能(物流集散、初级加工)。

(五)“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模式

“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模式将数字技术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要素和新动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智慧农业，将物联网、大数据用于精准种植/养殖、病虫害预警、农产品溯源；二是智能制造，重点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实现柔性生产、降本增效；三是“数字政务+营商环境”，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一网通办”、智慧监管，提升行政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四是数字文旅，打造智慧景区、沉浸式体验、线上营销推广新模式；五是数字商贸，重点发展农村电商、跨境电商，建设县域智慧物流体系；六是数字治理，提升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环境保护的智能化水平(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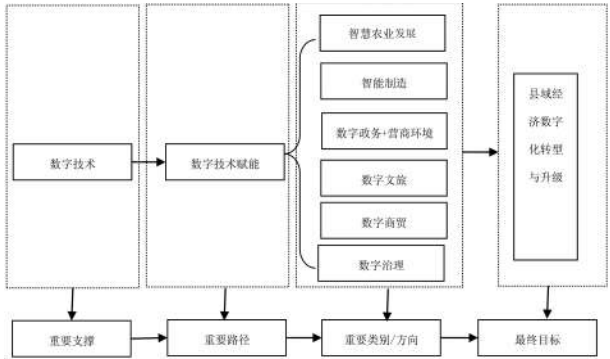


图5 “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该模式适用于农业、政务、民生、产业等多个领域以及数字技术优势突出、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江苏沭阳县的“电商赋能乡村振兴”模式特点鲜明，通过电商平台(如淘宝村)推动花木产业数字化

转型,配套建设物流网络和数字金融,进一步提高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该模式成功孵化超60个淘宝村,带动就业10万人;福建长乐区的“工业互联网+纺织业”模式主要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如恒申集团)改造传统纺织业,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其应用场景表现为智能工厂、供应链协同等方面,通过该模式,生产成本降低20%,订单交付周期缩短30%。总体来看,“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模式适用于数字化发展程度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的县域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三、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

结合上述分析,以下进一步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展开具体分析,以期更好地揭示新型县域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为推进县域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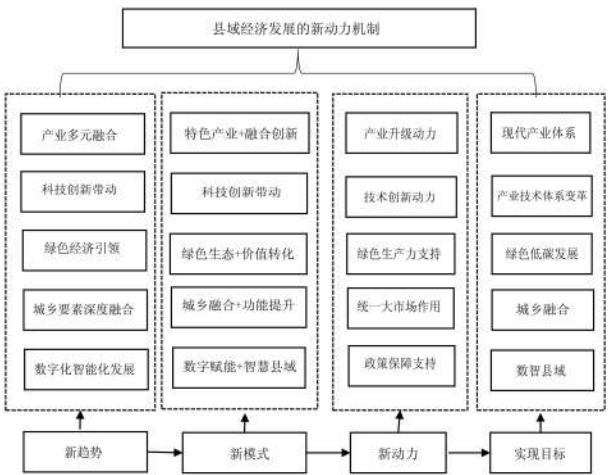


图6 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产业升级动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产业升级,通过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加速升级并呈现新的活力,同时,以高质量、高效益、高科技等为代表的新的产业不断形成和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县域产业结构,提升了县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随着产业多元融合发展趋势的演进以及“特色产业+”融合创新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产业升级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产业升级能够加速县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价值链,促进县域产业从低端向高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

面,产业升级可以强化县域供应链韧性。通过产业升级,可以使本地配套强化,多个企业共建原料库,进一步降低个体库存成本,建立共享仓储中心。同时,能够与邻近县域建立“互为备份”供应关系,进一步强化县域产业供应链韧性。因而,产业升级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机制之一。

(二)技术创新动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在于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加速县域产业技术体系变革,重塑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加快县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县域经济创新发展。随着县域经济的深入发展,技术创新的作用愈加重要。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了新的产业业态与经济增长点,通过核心技术与关键工艺的研发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与新兴技术产业化落地,有效增强了县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重构了县域产业技术体系,通过源技术、主干技术和旁支技术的系统突破与协同演进,形成技术集群效应,加速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技术创新加快了县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公共产品供给保障,创造了新的技术市场需求,推进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创新动力支持。因此,技术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之一。

(三)绿色生产力支持

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于绿色生产力,通过绿色生产力发展,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出县域经济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能,加快了县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随着县域经济绿色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对当前乃至未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愈加突出。一方面,绿色生产力能够引导和推动生态农业、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发展,降低县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完善县域绿色化、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绿色理念引导下的技术变革与业态融合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传统产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进而提升能效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同时,“生态+文旅”“光伏+农业”等融合模式拓宽了县域产业发展空间;绿色GDP考核、环境效益评价等制度安排强化了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的刚性约束;财税优惠、绿色信贷等激励工具有效引导资金与技术向县域经济绿色领域集聚;循

环经济园区建设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形成县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持久动力。因此,绿色生产力支持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之一。

(四)统一大市场作用

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统一大市场,通过统一大市场构建,打破城乡市场壁垒,促进要素双向流动与高效配置,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推进,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愈加凸显。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加速了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与优化组合,促进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资源在县域范围内合理配置,既推动县城资本与技术下乡,也引导乡村资源与劳动力入城,形成双向赋能的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了县域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统一市场规则与平台建设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统一产权界定、交易流程与监管标准,构建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体系;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劳动力服务平台等载体,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匹配效率,增强市场主体参与能力与抗风险水平。同时,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拓展了县域产业发展空间与创新路径,如: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产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提升市场响应与资源配置效率;三产融合也在统一市场环境中获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与要素支持,从而不断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因此,统一大市场作用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之一。

(五)政策保障支持

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在于政策支持,通过政策支持,构建与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与治理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在县域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力支持以及统一大市场共同作用下,县域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政策保障支持的作用也愈加凸显。一方面,政策保障推动要素配置机制创新,通过建立“数据要素×产业生态”等新型配置模式,推动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实现数字化重构与跨域流动,突破了传统要素供给瓶颈;“县域人才银行”等制度设计也进一步促进专家、乡贤等智力资源弹性共享。另一方面,政策保障促进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构建“县域营商环境数字监测平台”,将行政审批效率等软环境指标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信用资产,提升政府服务透明度和市场信任度;“政策期权”“承诺制+对赌协议”

等创新机制则为重大项目提供弹性激励,增强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此外,政策保障加速价值循环机制创新,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心、发展“县域品牌证券化”产品、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式,进一步推动自然资源向资产、资本有序转化,拓展县域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形成高素质人才吸引与县域经济互促的良性循环。因此,政策保障支持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之一。

四、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发展县域经济新模式是促进新型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以下具体分析。

(一)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

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传统产业依赖性强,农业占比过高(部分县农业占比超30%),且以初级产品为主,如小麦、玉米等传统种植业,深加工率往往不足20%,资源型县域(如煤炭、矿产县)产业结构单一,易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二是产业同质化竞争,县域间产业布局重复,如:多个相邻县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园”,缺乏差异化定位,开发区/产业园主导产业重合度超60%(如长三角县域开发区中,约40%以“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不利于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瓶颈

一方面,县域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投入低,2023年《中国县域科技创新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县域R&D经费投入强度平均仅为0.8%,远低于全国2.54%的平均水平,同时,高素质人才的短缺也是制约其科技创新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占比较高、新兴产业规模小、产业链条短是阻碍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这些也是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应该解决的短板问题。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也不利于县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是县域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工信部《2023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县域5G基站密度仅为城市的1/5,行政村5G覆盖率不足60%,这也进一步反映出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瓶颈。可见,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诸多瓶颈,阻碍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 县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低

县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发展来看,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如采矿、建材、低端制造业)等在中西部县域地区仍占有重要位置,新兴产业如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发展不足,农业发展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导致面源污染,不利于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时,环保设施覆盖率低,技术落后,绿色转型融资渠道有限,县级财政对传统产业税收依赖性强,使得县域绿色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项目建设存在资金短板问题。此外,政策执行与监管需加强,环保政策在县域层面“最后一公里”执行弱化,监管力量薄弱,部分地方政府重GDP轻生态,对污染企业处罚力度不足,而绿色技术(如循环经济、碳减排)应用不足,农民和企业主环保意识薄弱,绿色技能培训欠缺等因素也制约了县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四) 县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区建设质量不高

县域“亚核心”区是指在县域范围内,除县城主城区外,具有一定经济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次级中心区域,这类区域的建设对县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规划定位方面的桎梏,主要表现为功能定位模糊,许多县域对“亚核心”区的功能定位不清晰,与主城区分工不明确,导致同质化竞争,同时,与上位规划(市域、省域规划)衔接不够,缺乏系统性考量,很多县域忽视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盲目模仿其他地区发展模式。二是产业发展方面的制约,主要表现为高附加值产业欠缺,产业链条短,同时,研发投入不足,缺乏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支撑,相邻“亚核心”区间产业相似度高,内部消耗严重。三是机制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为跨乡镇协调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发展合力,过度注重短期GDP增长,忽视长期培育,缺乏针对“亚核心”区的专项扶持政策,政府主导色彩浓厚,市场主体参与不足。因此,可以认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区建设质量不高,阻碍了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 县域智慧产业体系不完善

县域智慧产业体系建设普遍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宽带网络覆盖不足,根据工信部2022年数据,县域地区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为78.3%,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96.8%),行政村通光纤比例虽达98%,但带宽质量普遍较低。5G基站建设滞后,截至2023年6月,县域5G基站数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3%,且主要集中在县城中心区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二是产业数字化水平低。如:农业数字化率低,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为25.4%,县域地区低于这一平均水平。工业互联网应用不足。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实施数字化改造的比例不足30%。三是智慧服务供给不足。约40%的县域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不完善,无法实现“一网通办”。

五、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基于上文分析,以下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以期加快新型县域经济发展。

(一)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仅是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重要途径,更是推进县域经济“特色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方面,应加快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通过多业态融合创新发展,如:“特色产业+文旅”,开发体验式旅游(如采摘园、非遗工坊)、文化IP衍生品;“特色产业+电商”,搭建县域电商平台,利用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拓展市场;“特色产业+康养”,结合生态资源发展健康食品、田园养老等业态,进一步创新县域产业发展业态,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二是培育主导产业,结合现有的产业基础以及地理位置优势,精准定位主导产业。制定专项扶持政策,从土地供应、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主导产业重点支持,吸引相关企业和项目落地,形成产业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是布局新兴产业,设立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县域发展需求的新兴产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吸引外部投资。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的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引进新兴产业技术和人才,提升县域对新兴产业的承接能力。积极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县域实际情况,打造新兴产

业集群。二是布局未来产业,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等方向,科学合理布局县域未来产业。县域未来制造产业方面应布局和发展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等产业;县域未来信息产业方面应加快量子、光子等计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促进智能产业发展;县域未来材料产业方面应加快县域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材料升级;县域未来能源产业方面应布局生物质能产业,进而加快县域能源产业迭代升级;县域未来健康产业方面应布局智能医疗服务、高端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等产业。

(二)培育和壮大县域新质生产力

立足县域实际,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而应对县域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瓶颈,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带动模式的实现。

一方面,强化创新驱动,构建县域创新生态。一是搭建多元创新平台,积极融入国家、省、市创新体系,争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分支机构或联合体落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建设本地载体,提升县域经开区、高新区、产业园区的创新服务功能,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中试基地等;鼓励龙头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二是激活创新主体,培育科技型企业,大力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鼓励“周末工程师”“候鸟型专家”等柔性引才模式。三是优化创新环境,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服务体系,设立县域科技创新引导基金或风险补偿资金,进一步营造创新发展的氛围。

另一方面,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一是数智赋能传统产业。主要包括:“智改数转网联”,推动制造业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升级、网络化协同。同时,鼓励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升设计、生产、管理、服务效率。二是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根据趋势和自身条件,适度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清洁能源(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应用)、节能环保产业,推动产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

(三)推进县域绿色生产力发展

推进县域经济绿色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县域经

济“绿色生态+价值转化”模式的重要路径。第一,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一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工业方面,对高耗能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推广绿色制造模式;农业方面,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推广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建设绿色农产品供应链;服务方面,提升旅游业、物流业的绿色标准。二是培育新兴绿色产业,主要有:因地制宜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分布式能源系统;发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环保装备制造产业;依托良好生态资源,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民宿经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产业效率,减少资源消耗。

第二,完善绿色基础设施与要素保障。一是建设绿色能源网络,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推进充电桩、加氢站等清洁能源配套设施建设。二是打造循环利用体系,完善城乡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处理设施;推广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模式。三是强化绿色金融支持,设立县级绿色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银行开发“碳汇贷”“生态贷”等绿色金融产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第三,强化绿色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一是搭建绿色技术转化平台,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绿色技术研发中心或中试基地;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如碳捕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固废处理)。二是培养本土绿色人才,开展针对干部、企业家的绿色转型培训;联合职业院校开设绿色技能课程,吸引外部专业人才返乡创业。

(四)推进新型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

推进新型县域经济“亚核心”建设是县域经济“城乡融合+功能提升”模式开展的重要路径。第一,明确功能定位与产业特色。一方面,要精准产业定位,一是实现错位发展,避免与中心城市同质化竞争,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二是加快链式延伸,嵌入中心城市产业链,发展配套制造、仓储物流、精深加工等环节;三是促进新业态培育,布局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健康养老等新兴产业,打造区域“专精特新”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积极打造特色产业平台,建设县域特色产业园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电商直播基地等载体,推动“一县一业”“一镇一品”提档升级,形成新型县域经济“亚核心”区。第二,优化空间与基础设施布局。构建“多

中心”网络结构,以县城为核心,培育若干重点镇为“亚节点”,形成“县城—重点镇—特色村”三级联动体系;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聚、土地集约利用;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加密与中心城市快速通道,完善县域内部“微循环”路网;加快新基建建设,实现5G、千兆光网全覆盖,建设智慧物流枢纽、冷链仓储设施。第三,创新机制并强化政策保障。一方面,放权赋能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探索“县区合一”管理模式;设立“亚核心区建设专项基金”,整合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等资金;另一方面,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重点加强土地改革、人才激励以及金融支持工作,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五)加快县域智慧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县域智慧产业体系建设是破解县域经济发展智慧产业体系不完善的困境及推进县域经济“数字赋能+智慧县域”新模式实现的可行路径。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先行。一是重点制定专项规划,编制《县域智慧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文旅等主导方向;二是建立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三是构建协同机制,设立“智慧产业推进办公室”,统筹经信、农业、文旅等多部门资源,试点“链长制”,由县领导牵头重点智慧产业链建设。另一方面,加快数字基建提档升级。一是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5G网络乡镇全覆盖,重点园区/农场千兆光网接入,建设县域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二是搭建共性技术平台,重点搭建县域产业云平台,提供AI、大数据、物联网等公共服务;三是建立农业遥感监测站、产品质量区块链溯源平台。此外,推进县域产

业数字化深度转型升级,重点推进智慧农业、制造升级、数字文旅、智慧物流等智慧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胡斌,吴雪莲,万迎峰,等.谷城县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工业安全与环保,2016(8).
- [2]杨文学,马承恩.“千亿县”的阶段特征、发展模式及经验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22(12).
- [3]党艳东,何得桂,陈露露.统合经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府行为及其逻辑:以陕西省汉阴县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
- [4]宋向党.基于系统理论的贫困县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与产业选择[J].管理现代化,2019(4).
- [5]方迎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异质性与动力机制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2(9).
- [6]孙淑惠,刘传明,王菲,等.中国县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J].地理研究,2025(3).
- [7]谢易和.广东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原因分析及财政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2024(12).
- [8]王兰兰,赵建梅.撤县设区、空间一致性与县域经济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5).
- [9]贾晋,高远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困囿、逻辑转置与未来进路[J].社会科学研究,2025(3).
- [10]田雪原.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县域经济发展的几个全局性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 [11]刘立云,张耀文.新质生产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农村经济,2024(12).
- [12]胡向东.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J].人民论坛,2025(6).
- [13]张倩.数字政府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县域经济发展[J].企业经济,2025(3).

Research on the New Model, Constraints and Path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Liu Guobin Li Siqu

Abstrac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realizing national-level strategies such a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mpower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has shown a new trend of change, showing new models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ecological valu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unctions”,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of smart counties”, but they also face many constraints. In the new era,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new model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y-level smart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core” of the new county-level economy,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county-leve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green productivity, accelera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 out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unty-level economy.

Key Words: County Economy; New Models; New Dynamic Mechanisms; Constraints; Advance Path

(责任编辑:柳 阳)